

湘綺樓全書

湘綺樓金書

管仲尼以四端設教七十子皆親受聖言斐然成章其
最著者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
子游子夏而皆得其一偏誠以聖道高堅蓋鑽仰若是
之難也然而曾參責卜商以疑汝子游謂有若似夫子
則當世稱誦類守師灋雖狂狷不同而私湫一致論語
戴記班班可考初不若後世之放言騁詞徒以快一己
之私不務綜其旨歸也自秦漢以來聖徒絕矣六義日
乖九流竝熾羣言淆亂是非莫衷馬鄭失於破碎程朱
病於空疏儒林與文苑分馳從政與問學同敝去聖久
遠宏旨未闕古今之道體將爲天下裂而晚近儒者猶

復因緣抵隙入室操戈時以俗變相類議卑易行之事
文以經術覲以干時主取卿相夫聖人惠充有符帝王
自應初无汲汲於世之心而乃牽於所習苟欲以圖富
貴不亦悖乎吾湘王湘綺先生抗心高尚恢張絕學遍
注羣經殫發鍵奧綜百家而一貫應恆期於五百晚年
綴講東洲請業之士負笈雲合有叩斯鳴無悞不發博
我以文各得其趣兆奎從遊十有餘年始知六經所以
論道游藝必本於依仁修己乃來物之基入世有消搖
之樂每於辟席趨隅偶有所受卽著於篇信知十之誠
難聊舉一以自反因慕稱師之義而仿鄭志之名以署

首俾學者覽之得先生之旨因莊以入聖然後足破儒
墨之是非馳大觀於域外夫然而知此者蓋幾希矣光
緒丙午冬十二月弟子陳兆奎謹叙

七

冬十二月... 大然而... 益... 國... 聖...

王志卷一

弟子桂陽陳兆奎編輯

論初學階梯

答陳齊七問

初學之階論語弟子章盡之矣孝弟謹信固爲之本而其要在於愛眾及入大學道在親民親民卽格物也自儒者皆以防閑子弟爲訓禁絕交游而親婢僕子弟習聞絕交之論則亦以不肖待人而長驕傲及其治家臨民一無親敬任性妄爲竝其美質而皆失之則其孝弟謹信明德之功悉無所寄所謂其餘不足觀矣夫汎愛者自卑而尊人卽孔子溫良恭儉讓之禮也親民者忠

恕以來物卽文王小心翼翼之德也而進學養望皆基乎此一言蔽之曰不驕吝而已何以爲學受教是也何謂學問教者所不能施力恃其能問而後有學也問於師莫若問於友問於友莫若問於民故曰舜好問又曰不恥下問凡以達己聰也而知人之道在是矣讒諛雖工對問則窮故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然問非詰難之謂必虛其心以聽之故曰不憤不啟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又曰詢於芻蕘則無所不問而亦非易言問也人莫不諱其所短而炫其所長雖知學之在能問而未肯問也則又有多見多聞之術孔子屢言之矣人與人

接必有見聞心之是非不可誣也是在能自省耳自省則知慎知擇而學在是矣簡冊之學不若見聞之學一言一動皆文章也余每見讀吾文詩者輒訶曰有一生人而不之學乃學死物耶此卽輪扁之說

齊桓公讀書而輪扁笑使吾讀書則輪扁服矣心無所得而誦聖人之經典非獨人笑亦將自笑非獨笑書亦且笑聖人之愚人也今之學者皆齊桓矣晨讀書而午接人則忘其書幼治經而壯服官則悖其經經言君子不謀食而經生之謀食急書言國不患貧而書生之患貧甚糟粕之不存而何論菁華故曰多亦奚爲又曰不

思則罔是古今之通病也

論時事 答陳復心問

孔子言危邦亂邦乃封建天下國自爲政至楚詞遷書
但言濁世矣世濁不必危亂儘有安樂恬熙之象而人
心固蔽闇於大道屈原言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發憤之
語耳所如輒窮終以裹沙焉能見其清乎自明亡于囂
嚚繼代矯之務爲謙靜上務優容下益馴謹倫紀之間
相遇如賓休戚不關危言莫進以是相養真性汨亡實
亦無以責報遇大逆變以是爲適然耳今日得權則爲
聖賢明日失勢比之犬彘於此而欲自立乃適足以駭

俗達人於此望望而去之甘老深山自絜而已矣

莊子言盜亦有道以余觀近世盜賊夷狄莫不昏庸只是言莫予違自蹈喪邦而已值我無能喻之亦恐喻之而彼莫聽也西洋之來不得謂之邊患直互市通商一市魁掌之足矣其中雜入傳教欲以生釁近日中國唯命是聽索膠州而得索海口而得徒以言取何必借端唯彼以教爲名我與教相抗激良懦使報復假姦民以忠憤滋生事端致尋干戈國家主和而愚民揭竿是樹敵也假令喻以毀堂罷鐸通商如故則中外相安混然一家據積威餌厚利潛移闇干禍不測矣洪寇之無成

亦是強人拜上故曰愚也彼愚而我不知愚之愚矣

洪寇初平旋有天津之訟曾侯失氣東還江南與余遇於彭城問急則治標西夷今可驅耶余言得萬人分廿軍各以文人將之卽日去矣曾言

朝廷鑒於熱河憚於跋涉今議戰非遷都不辦余未敢發難也甲午之役京城危懼張孝達移南洋亦恐播遷余云此時搖足便亂出城不得益二紀之間勢異如此庚子夏秋乃招誘無賴以驅夷使雖竟破散而夷人大創騎虎著鑪進退維谷此卽余前所策也當事者不能乘執驅之姦臣首施堅持宜和然夷不能戰姦何所施

此後形見執紼吾無事矣輕行千里若在戶庭國威未沫則言事者所不及料也

宛平非可都之地加以溝洫久廢沙蕨荒蕪居民積惰姦盜叢聚乘衰棄舊正可中興而李督要結疆臣極言當還且慮在西便成偏安何言之謬也孤寄狼虎之間有何宅中之執便令夷國據有燕城於我形執亦無所損今所慮者唯在漕運國家新遷正宜從儉漕粟之給秦漢敝政自古未聞仰食它方但就西所有以供行在停止養兵自無京餉二千年積弊一旦去之富强方自此耳王者所至成都凡言形執者已非遠識周公營

雖無德易亡及後東遷竟不召兵秦得百二日有敵警
兩漢論都興亡安在况燕無阻固秦有山河以中爲偏
誠爲迂論瓜分之說尤所未聞李亦爲俗所移暗相引
而不覺耳

國患夷狄儒生策士之談也聖人隔絕中外唯恐其朝
貢而不防其侵陵政治修明自無外患所謂來遠柔遠
皆圻外國冠帶之邦聘使交通非勞心海外也自秦騁
詐力乃有邊防猶曰遏絕非侈王會招致戎狄蓋始漢
武自此天下騷然矣若今議海防則同夢語夷使列館
何用礮臺乃我欲守之彼欲奪之彼知我之不能而姑

戲言耶抑恐我真守而姑嘗試耶兵船不入長江者彼不能耶我能約耶并心于外而不自料皆夷患邊防之說汨之故余欲海外內向皆請臣妾然後言經濟者愈窮矣

天下自亂吾心自治卽定哀太平之說也亂世求仕聖人之宏道包周身之防亦有時而致命賢人則有四避以全身爲上也然或感激知遇或立志功名受任危時各殒其職亦有阨於貧賤困於筋力鳥籠獸檻今古一北任運委心聊同燕幕雖不能免亦不必憂此則知死達觀比前爲劣如其進無馮藉退有田園觀變塵海之

中待色斯而後舉而乃饑逢拾橡殃遇求猿內養外養俱逢數極斯亦飲冰不能免熱畏溺可以自沈故曰適人之適役人之役生歿利害不得至焉斯有道者所以制命也

光緒庚子春夏之交京畿游手閒民相率習拳執以轂外夷爲名或遂刼攻中民之習洋教者洋使及領事官惡之嚇總署使官禁捕出示五城目爲拳匪又謂之義和團云嘉慶中曾查禁然城中王公府第廝役多相連結每部堂輒有習拳者伺衙散則踊躍校技尙書以下未遑問也拳匪益張乃至毀鍊路仆電報竿洋人揚言

當助禽討而亦不爲意江湖間流言洋人必興兵總督
大懼騰章請討拳匪語侵政府然貴人有主之者而拳
匪遂入京城之中拳者和之洵洵不可復止初 詔捕
拳匪再 詔改言拳民後遂槍斃德使赫攻使館洋人
奔逃朝廷言戰而兵無主者不能助玆唯甘肅董軍董
起降將無宿威諸大臣皆皇惑於和戰洋人初以爲我
不能戰旣構難礮傷相當短兵一接歿者數千遂不敢
進戰又狃於挾我恥先言和而劉李恃宿名張督號通
博喜包攬但知長江之不能戰不知輦轂喧闐之不可
和於是連名昌言自居弱小不恤國體請和之奏六七